



#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5

---

聶魯達詩集 聶魯達著 陳黎譯

九點半的彈子戲 鮑爾著 王鴻仁譯

---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7112024・7117871・3941960

印刷者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中和市民有街35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20日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海因利希·鮑爾

(德國)

Heinrich Böll

得獎評語：

「爲了表揚他的作品，這些作品兼具有對時代廣濶的透視和塑造人物的細膩技巧，並有助於德國文學的振興。」

## 頌 獎 辭

瑞典學院常務理事

卡爾·拉格納爾·基耶羅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

要簡單扼要的陳述鮑爾先生龐大而富於變化的作品，就不能不抽象化。他的文學工作開始於二十三年前，到去年刊行的「與貴婦合拍的團體照」臻於頂峯，而且反覆表現了兩個主題，用「居處的喪失與人道美學」這兩句話來掌握，大概不算離譜。鮑爾先生居處的喪失，並不是處理不幸者的特殊情況，與被社會疏離的落魄人羣也不相同。鮑爾先生談到沒有置身場所的社會，談到站在路旁，伸手乞求施捨、沒有安眠場所的落魄一代，也談到互相尋取連帶意識與人際間隣人意識的一代。這種態度形成了鮑爾先生人道美學的基礎。

鮑爾先生說，人爲了生存才尋求人性（人道）的生活。其目的有大有小。若借用鮑爾先生列舉的話辭，則爲「居處、隣人、家庭、金錢與愛情、宗教與食物」等。這是熱烈參與的美學，這美學涵蓋了鮑爾文學的整體綱領，也包括他的一切手段：從諷刺開朗的遊戲文章到深邃苦惱的一切作品，要寫人生必需的事物，就需停留在地球上。

然而，鮑爾有時却說：

「我幾乎不需要現實！」

大家公認他是寫實小說作家，他也以此爲傲。居然說出這種話，着實令人吃驚。不過，鮑爾先生所謂不大需要的現實，是指十九世紀古典小說的現實。經過細部綿密研究後所得的現實，是靠正確技巧產生的。就這方法而言，鮑爾先生是行家，可是採取此一手段之際，鮑爾先生却使用了諷刺手法。過分精密的細部描寫並沒有標準，鮑爾眼中所見的顯然是這種細密描寫手法中的嘲弄面，所以鮑爾先生不大需要這種現實。如果以僅靠推斷而得的稀有筆致，給環境與出場人物注進活力，那就非鮑爾先生莫屬了。

可是，鮑爾先生的作品常需要另一種現實。這種現實即是他作品之後的背景，是他那一代想要吸取的生存空氣，所繼承的遺產。這些現實已成爲冷靜觀察的主題，從他的成名作到他最高的傑作「與貴婦合拍的團體照」（這是他迄今爲止所有作品的集大成者），這主題都常常出現，鮑爾先生於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接連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一言不發」、「無人看守之家」、「早年的麵包」。也許作者自己並不希望這樣，但他却以如此強烈雄大的力量表現了這種現實，並且用明確的手法藉這篇小說來描寫這現實。做爲背景的畫布是德意志的悲慘歲月，是「早年的麵包」。麵包並不充足，豈止如此，甚至經常完全沒有，要活下去，必須行乞或竊盜，這種飢餓感一直存留在少年的記憶裏，鮑爾先生和他同一世代的人受託管理的遺產，是「無人看守的家」；同時也過着由寡婦代表現在、由孤兒代表未來的廢墟生活。鮑爾先生和他同一年代的人只能呼吸生存所需的空氣——他們一面被所謂的獨裁制度的巨手扼住脖子，一面呼吸着這空氣，而且「一言不發」，因爲即使想發出聲音，也因脖子被扼住，只好靜默不語。

經過那樣痛苦的幾年之後，德意志新生代的詩人、思想家、研究者，竟然如此迅速地開始思考他們自己的真正使命，以及他們祖國在現代知性生活中的真正使命。但這和所謂「德意志經濟復興的奇蹟」毫無關係。鮑爾作品所實證的德國文學、鮑爾作品本身居重要成分的德國文學之革新，並非意指形式的實驗。瀕臨溺死邊緣的人不會採取姿態優美的蝶泳。這裏所說的革新，是指從廢墟中誕生的復活、重新甦醒的生命，也是指在酷寒之夜遭受蹂躪、被宣告滅絕，卻又發芽開花，為萬人之幸福與喜悅而結果實的文化。阿弗列德·諾貝爾希望贈與諾貝爾獎的對象，正是這個。

### 親愛的鮑爾先生

你的文學作品中最具特徵的主題之一，是「沒有居處的存在」，借用你的話來說，你一直努力在「人可居住的國度」裏尋求「可住」的語言，作為由此一主題衍生的自然歸結。誰都在尋找自己的居處，顯示此一觀念的作品和「沒有居處的存在（人物）」正好形成對比。

你拒絕那些為選民、為神聖化的人而寫的文學。強調下列語句，並這樣解釋說：

「教會也許可以神聖化，教會因神聖化而開放，並非閉鎖。」

這種向人類開展的開放性，使你的作品視野遼闊，也使我們得以打開掩覆你作品的天蓋。你那許許多多以這種精神寫成的作品，使我們獲得一種權利，可以寄望於人人得有居處的世界。

我用上述語辭表示瑞興學院想向你表達的願望。我想你會從國王陛下手中接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 致答辭

鮑 爾

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訪問時，瑞典國王陛下以深富教養的洞察力，看出了我們經歷過、現在仍是我們居住基礎的過去的種種面貌。德意志的土壤，既不是處女地，也不是沒有污穢罪孽，而且絕對不曾平穩過。渴望者居住的萊茵河畔的渴望土地，擁戴了許多統治者，也經驗了與此相當的許多戰爭，例如殖民地戰爭、民族戰爭、地球戰爭、宗教戰爭、世界大戰等等。屠殺過猶太人，也有過放逐事件。不斷有人從外地流入，而被驅逐的人則到外地去。這地方說德語，已是極明顯的事實，無須向國內外誇示這一點。以此為豪的反而是其他的德意志人，他們嫌軟子音的d不充足，想用硬子音的t，遂自稱「特意志」<sup>①</sup>人。

一個人從已經過去的過去走向正在過去的現在，在這條長路上處處都是暴力、破壞、痛苦與誤解。碎片、瓦礫與廢墟，無論偏向東方或偏向西方，都無法在如此漫長的歷史之後創出大家期待的安定，這也許是因為我們無法冷靜的緣故。如果認為A太西歐化，B太非西歐化，那也可以說A太國際化，B太非國際化了。在這類驕傲的德國人中，於今仍有強烈的懷疑之念。西歐化與

• 辭答致 •

●「特意志」：deutsches的字母 teutch，是國粹主義者常用的字眼。

德意志化的結合，不知何時已存在着類似非神聖國民①之欺瞞這類懷疑不信之念。如果這個國家果真有所謂心臟，那應該就是萊因河流經之地，抵達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前的道路，實在非常遙遠。

孩提時，我曾在學校聽到「戰爭爲萬物之母」這類體育精神式的格言。同時也在學校和教堂聽到溫和善良的人——沒有暴力傾向的人可以得到承諾的土地。人們也許終生無法解決那殺人的矛盾：這些人有天堂和地上的承諾，而那些只有天堂的承諾。這種情形曾在一個國家裏實行，這個國家，連教會都想加以控制，終於把教會收攬手中，迄今沿革不改。

要到達現在這個時刻，對我來說路途是遙遠漫長的。和其他幾百萬人一樣，我從戰場返鄉，除了插入口袋的雙手之外，一無所有；若說與他人有異，那就是我有滿腔寫作的熱情。現在能使我表現的只有寫作而已。長久以來，被逐出故鄉，東奔西走，最後終於回到受排斥的故鄉。想起自己年輕時候這段經歷，真不大敢相信今天能站在這裏不是夢境。回鄉後，我不僅逃離了死亡以及對死亡的嚮往，也獲得了解放，活下來。和平——我生於一九一七年——對我來說，和平這個字眼既不是回憶的對象，也不是目前的狀態，只是一個字而已。共和國不是外來語，只是遭受破壞的回憶。在此，我必須感謝許多使我獲得解放的外國作家。他們從偏屈僵硬的閉塞中解放了異乎尋常的部分。剩下來的的工作，就是征服爲沾滿塵埃的手所還原的語言。這語言已展現在眼前，却難以掌握，又難以了解。我必須感謝許多德國朋友與批評家的激勵。也要感謝隨激勵而來的

● 非神聖國民：德國人會建神聖羅馬帝國。帝國於一八〇六年爲拿破崙所瓦解。

考驗。因爲這種激勵有時並未伴隨戰鬪，但有時却難免要受到一些抵抗。

這二十七年，真像長途行軍。我不僅以作家的身分來說，也以市民的身分來說，這確實是漫長的道路。這是從千夫所指的密林中奮力前行的道路。這些手指頭是從迅速克服敗戰而又奇妙特殊的層次中發出，而以威嚇的氣勢襲過來。爲數衆多的指頭藏着可怕的子彈，而其內部還有板機。

我懷着不安之心，記起那些得過諾貝爾獎的德國前輩。他們在這可詛咒的獨特性中，不許再做德國人。奈莉·沙克絲幸得茜爾瑪·拉格洛芙之助，始免於一死；湯瑪斯·曼被放逐，被剝奪了市民（公民）權；赫曼·赫塞遷離了這個獨特的國家，榮獲諾貝爾獎時，早已不是德國市民。在我出生的前五年，也就是六十年前，最後一個德國的文學獎獲獎者站在這個位置上：他是逝於德國的葛哈特·霍普特曼，儘管有些誤解，他畢竟是在另一個非他所當屬的德意志度過晚年。我既不是唯我獨尊的人，也不是毫無個性的人。我是德國人，我那張不必由別人發給、也不必延長的唯一正當的身分證明書，是我開始寫字時就使用的語言寫的；以這種人，亦即以德國人身分，我欣然接受了這偉大的榮耀。感謝頒贈我此項榮耀的瑞典學院及瑞典國家。此一榮耀不僅頒給我，也頒給我用來表現的語言與我所隸屬的國家。

# 九點半的彈子戲

海因利希·鮑爾 著  
王鴻仁 譯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這天早上，費梅爾對她說話殊不客氣，近乎粗魯——這是不曾有過的事情。十一點半左右，他打來了一通電話，而在那通電話中，他的聲音透露出強烈的譴責意味。對她而言，這種語氣不僅陌生，同時也相當可怖——正因為這次他所說的一切，確實都是無可反駁的，一如他以往所說的一切。可是，在這種新的聲音裏，所有的禮貌都被壓低成空洞的公式——就好像他突然給她端來了一杯茶，而不是一杯水似的。

「麻煩妳一下，」他說：「在妳桌子裏找找我四年前給妳的那張紅色的小卡片。」她拉出抽屜，推開一條巧克力棒、幾塊抹布、一罐銅油，然後拿出那張小卡片。「現在，麻煩妳把卡片上的字唸出來。」

她用顫抖的聲音唸着：「任何時間都接見我母親、我父親、我女兒、我兒子，或者許瑞拉先生，餘人一概不見。」

「最後那個句子請妳再唸一遍。」她唸了——「餘人一概不見。」「還有，妳怎麼發現我給妳的電話號碼是海因利希親王酒店的？」她一句話也沒說。「我要強調一點：妳必須遵照我的指示，即使那是四年以前的……如果妳不覺得麻煩的話。」

她沒有吭聲。

「笨東西……！」那句隨口不離的「如果妳不覺得麻煩的話」，難道他把它給忘了嗎？

她聽到一陣的咕噥，然後是一個聲音喊着，「計程車，計程車」，之後，通訊就中斷了。她放下聽筒，把那張紅色小卡片推到桌子中央，感到一陣輕鬆。他的粗魯——四年來的第一次——幾乎等於一陣愛撫。

每天六點、七點，或者是她受不了那極度刻板的工作時，她總是走到門外，去擦拭那塊銅質的名牌：「羅拔·費梅爾博士。建築計算師。午後歇業。」火車煙、馬路上的塵埃、煙霧，讓她有藉口天天使用這些抹布和銅油，而且她也樂得把一些雜事暫時撇開——十五分鐘，或半個小時。現在，馬路對面，她可以看到印刷機正在運轉着，永不倦怠地把訓示印在白紙上。她感覺到它們的震動，想像自己置身於一艘即將啓碇，或已航行在大海上的船裏。卡車、學徒、修女、街衢的生活、雜貨店門口的大板條箱、橘子、蕃茄、包心菜。隔壁，葛雷玆肉舖前面，兩個年輕的屠夫和他們每天所做的一樣，把野豬掛了出來。黯黑色的野豬血滴在柏油上，陣陣的噁心從她心底湧了上來。她想像着，如果注意，或甚至親自在某一個賣電纜線，或胡椒，或洋蔥的攤位裏工作，專門和穿着邋邋遢遢的中年工頭們打交道，那該是怎麼的一個樣子。她付思着那種種景況，隨即將這些景況一脚蹴開，並在這一蹴當中，獲得滿足。一些妳必須奮力戰鬥才能騰出一個鐘頭到牙科診所排隊候診的地方。一個即將有人要發動募捐的地方——某位女郎要訂婚，或者有人要舉行一個贈禮給準媽媽的宴會，或者買一本討論愛情的書。一些妳的工人夥伴的下流笑

話，不斷地令妳敏銳地感到：妳，妳本人，是個處女。生活。和這個完美秩序大異其趣的是，這個在穿着方面至爲講究，客氣萬分，却使妳不寒而慄的僱主。每一位和他接頭的人，他都客客氣氣地加以招待，可是，在這一客氣的後面，却有着一股輕蔑，妳可以感覺得出來。然而，實際上，那個人，除了她自己之外，他還跟什麼人有關係呢？就她記憶所及，她不會見過他和任何人談過話，除了和他父親、他兒子或他女兒之外。他母親她從沒見過。她遠在什麼地方的一所精神病院裏。也不曾見過那位大名也出現在紅卡片上的許瑞拉先生進到事務所裏過。同時，費梅爾從沒有在事務所裏和人會談過。打電話來委託辦理的客戶，都被要求以書面方式敘述他們的事務。

當他逮到她做錯事的時候，他總是僅僅揮一揮手，說：「好了，請妳重做一遍。」事實上，這種情形很少發生；少許幾個悄悄爬進來的錯誤總是她自己先發現的。不管任何事情，他從不曾忘記他的那個「請」字。當她向他請假時，他總是一口答允她，幾個小時，或者幾天。她母親去世時，他說：「我們的事務所要關門四天。或者妳希望一個禮拜？」可是她不希望一個禮拜，甚至連四天都不想要。只要三天，在空洞洞的公寓裏甚至三天都是太長了。不待說，他參加了葬禮和墓畔追悼禮拜，而他父親、他兒子和女兒也都參加了，他們都帶了巨大的花圈來，並且都親手將它們供在墳上。他們都傾心聆聽祈禱文，而那位她所喜愛的老父親在她的耳際輕輕地說：「我們姓費梅爾的對死亡瞭解至深。我親愛的孩子，我們和這傢伙有着不解之緣。」

她的每一樣請求都毫無異議地獲得允許，因而，隨着年月的逝去，其結果使得她覺得提出一

項請求是愈來愈困難了。他不斷地縮減她的工作時間。頭一年裏她從八點工作到四點。但是最近這兩年來，由於她的工作已經變得如此地有條不紊，因此，在八點到一點中間，她輕而易舉地能夠把一切都做完了。可是即使這樣，她還是有時間感到厭煩，把清掃的雜務拖上半個鐘頭。而現在，那塊銅牌已經光亮得沒有半點污斑了！她把銅油的瓶蓋轉上，把抹布疊起來，然後發出一聲歎息。印刷機仍在運轉着，永不倦怠地把訓示印在白紙上，野豬的屍體還在淌着血。學徒、卡車、修女。街衢上的生活。

它就擱在桌子上，那張用建築師完美無瑕的字體寫着「餘人一概不見」的紅卡片。同時，那裏還有那個經她查出是海因利希親王酒店的電話號碼——一有空暇，就為她的好奇而感到羞愧。這個名字散發出让她的鼻子止不住要去追尋的馨香。每天早上，九點半到十一點之間，他在海因利希親王酒店做什麼呢？電話裏那個冷冰的聲音，說着「笨東西」。而後面沒有半個「請」字！少了客套的稱呼倒使她欣喜了起來，使她和這份任何一部自動機器都能勝任的工作協調了起來。在她的前任留下的複寫本裏，她發現了兩種表格。這兩種表格是她上職以來一直使用的，沒有改變過。一種是給委託承辦的客戶：「感謝閣下的信任。我們將竭力迅速而確實地完成閣下之委託。敬頌安康。」另一種是要向客戶們強調什麼或提供分類資料等等之用：「——下開即閣下所需有關X建築計劃之資料。敬祈將所需費用，共計Y，存入我們之銀行帳戶中。敬頌安康。」當然，她還有些不同的事情可做。譬如說，X這個空格她可以填「森林邊的出版社」、「河畔的

教職員宿舍」、「荷蘭班街天橋」，Y格的收費數目——她自己訂的——也可以依照一個簡單的收費表填寫。

除此之外，還有他和他的三個助理——康德斯、希里特，及霍克布萊志——的信件。當一些委託信件寄到時，她就必須按順序輪流把它們轉給他們三個。「就這樣，」費梅爾說過，「公理自轉不息，因而總是會出現一線生機讓劣勢扳平。」當資料送回來時，希里特就必須審核康德斯的圖表，康德斯審核霍克布萊志的，霍克布萊志審核希里特的。另外還得做卡片索引，開支的單據必須記入總帳，圖表必須影印，而且要多印幾張大約明信片兩倍大小的影印本做爲他的私人記錄。可是她最主要的工作還是處理信件準備付寄，一次又一次地把綠色、紅色、或藍色的胡斯總統郵票的背膠部份劃過一塊小小的濕海綿，然後將它端端正正地貼在黃信封的右上角。偶爾還會用上棕色、紫色或黃色的胡斯，雖然變化僅是這麼一點點，可是總是受歡迎的。

費梅爾的規矩是每天在事務所的停留時間絕不超過一個小時。他在一串分類細目下面，「敬頌安康」底下的空白簽上了他的名字。如果一下子來了太多的委託信件，在一天的一個小時裏處理不了的話，他就把它們退回去。爲應付這種情況，有一種油印的表格，正文大抵是這樣的：「我們抱歉地通知閣下，由於工作的壓力，我們對閣下之珍貴委託不得已必須割愛。簽名，F。」

在每天早上八點到九點半之間坐在他對面時，她從沒見過他做着比較具有人味，或比較親炙的事，例如吃點什麼，喝點什麼的。她甚至沒有見過他鼻塞過。她臉紅了起來，想到比這些更親炙的事。他抽煙的這樁事實一點也彌補不了她所期望於他的。雪白的香煙太完美了，只有煙灰缸